

鬼谷子

目 录

捭阖第一	1
反应第二	3
内捷第三	5
抵巇第四	6
飞箝第五	7
忤合第六	8
揣篇第七	9
摩篇第八	10
权篇第九	12
谋篇第十	14
决篇第十一	16
符言第十二	17
本经阴符七篇	19
转丸第十三 亡佚	25
胠乱第十四 亡佚	26

捭阖第一

粤若稽古，圣人之在天地间也，为众生之先。观阴阳之开阖以命物，知存亡之门户，筹策万类之终始，达人心之理，见变化之朕焉，而守司其门户。故圣人之在天下也，自古至今，其道一也，变化无穷，各有所归，或阴或阳，或柔或刚，或开或闭，或弛或张。是故圣人一守司其门户，审察其所先后，度权量能，校其伎巧短长。

夫贤不肖、智愚、勇怯、仁义有差，乃可捭，乃可阖，乃可进，乃可退，乃可贱，乃可贵，无为以牧之。审定有无，以其实虚，随其嗜欲，以见其志意；微排其所言，而捭反之，以求其实。贵得其指，阖而捭之，以求其利。或开而示之，或阖而闭之。开而示之者，同其情也；阖而闭之者，异其诚也。可与不可，审明其计谋，以原其同异。离合有守，先从其志。

即欲捭之贵周，即欲阖之贵密。周密之贵，微而与道相追。捭之者，料其情也；阖之者，结其诚也。皆见其权衡轻重，乃为之度数，圣人因而为之虑。其不中权衡度数，圣人因而自为之虑。故捭者，或捭而出之，或捭而纳之；阖者，或阖而取之，或阖而去之。

捭阖者，天地之道。捭阖者，以变动阴阳，四时开闭以化万物纵横。反出、反复、反忤，必由此矣。捭阖者，道之大化，说之变也，必预审其变化。口者，心之门户也；心者，神之主也。志意、喜欲、思虑、智谋，此皆由门户出入。故关之捭阖，

制之以出入。捭之者，开也、言也、阳也；阖之者，闭也、默也、阴也。阴阳其和，终始其义。故言长生、安乐、富贵、尊荣、显名、爱好、财利、得意、喜欲为阳，曰“始”。故言死亡、忧患、贫贱、苦辱、弃损、亡利、失意、有害、刑戮、诛罚为阴，曰“终”。诸言法阳之类者，皆曰“始”，言善以始其事者，诸言法阴之类者，皆曰“终”，言恶以终为谋。

捭阖之道，以阴阳试之。故与阳言者依崇高，与阴言者依卑小，以下求小，以高求大。由此言之，无所不出，无所不入，无所不言可。可以说人，可以说家，可以说国，可以说天下。为小无内，为大无外。益损、去就、倍反，皆以阴阳御其事。阳动而行，阴止而藏；阳动而出，阴随而入。阳还终始，阴极反阳。以阳动者，德相生也；以阴静者，形相成也。以阳求阴，苞以德也；以阴结阳，施以力也。阴阳相求，由捭阖也。此天地阴阳之道，而说人之法也。为万事之先，是谓“圆方”之门户。

反应第二

古之大化者，乃与无形俱生。反以观往，覆以验来；反以知古，覆以知今；反以知彼，覆以知己。动静、虚实之理，不合来今，反古而求之。事有反而得覆者，圣人之意也，不可不察。

人言者动也，己默者静也。因其言听其辞，言有不合者，反而求之，其应必出。言有象，事有比。其有象比，以观其次。象者象其事，比者比其辞也。以无形求有声，其钓语合事，得人实也。其张置网而取兽也，多张其会而司之。道合其事，彼自出之，此钓人之网也。常持其网驱之，其方无比，乃为之变，以象动之，以报其心、见其情，随而牧之。己反往，彼覆来，言有象比，因而定基。重之袭之，反之覆之，万事不失其辞。圣人所诱愚智，事皆不疑。

古善反听者，乃变鬼神以得其情，其变当也，而牧之审也。牧之不审，得情不明。得情不明，定基不审。变象比，必有反辞，以还听之。欲闻其声反默，欲张反脸，欲高反下，欲取反与。欲开情者，象而比之，以牧其辞，同声相呼，实理同归。或因此，或因彼；或以事上，或以牧下。此听真伪，知同异，得其情诈也。动作言默，与此出入，喜怒由此，以见其式。皆以先定为之法则。以反求复。观其所托，故用此者。己欲平静，以听其辞，察其事，论万物，别雄雌。虽非其事，见微知类。若探人而居其内，量其能，射其意也。符应不失，如螭蛇之所

指，若羿之引矢。

故知之始己，自知而后知人也。其相知也，若比目之鱼；见形也，☯若光之与影也。其察言也不失，若磁石之取针，舌之取燔骨。其与人也微，其见情也疾。如阴与阳，如阳与阴，如圆与方，如方与圆。未见形，圆以道之；既形，方以事之。进退左右，以是司之。己不先定，牧人不正。事用不巧，是谓忘情失道。己审先定，以牧人策，而无形容，莫见其门，是谓天神。

内捷第三

君臣上下之事，有远而亲，近而疏，就之不用，去之反求。日进前而不御，遥闻声而相思。事皆有内捷，素结本始。或结以道德，或结以党友，或结以财货，或结以采色。用其意，欲入则入，欲出则出，欲亲则亲，欲疏则疏，欲就则就，欲去则去，欲求则求，欲思则思，若蚨母之从其子也，出无间，入无朕，独往独来，莫之能止。内者进说辞，捷者捷所谋也。故远而亲者有阴德也，近而疏者志不合也；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，去而反求者事中来也；日进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，遥闻声而相思者合于谋，待决事也。故曰：不见其类而为之者，见逆；不得其情而说之者，见非。得其情乃制其术。此用，可出可入，可捷可开，故圣人立事，以此先知而捷万物。由夫道德、仁义、礼乐、计谋。

先取《诗》、《书》，混说损益，议去论就，欲合者用内，欲去者用外，外内者必明道数，揣策来事，见疑决之，策无失计，立功建德。治民入产业，曰捷而内合。上暗不治，下乱不寤，捷而反之。内自得而外不留，说而飞之。若命自来，已迎而御之。若欲去之，因危与之，环转因化，莫之所为，退为大仪。

抵巇第四

物有自然，事有合离。有近而不可见，远而可知。近而不可见者，不察其辞也，远而可知者，反往以验来也。

巇者，罅也；罅者，山间也；山间者，成大隙也。巇始有朕，可抵而塞，可抵而却，可抵而息，可抵而匿，可抵而得，此谓抵巇之理也。事之危也，圣人知之，独保其用。因化说事，通达计谋，以识细微，经起秋毫之末，挥之于太山之本。其施外兆萌芽孽之谋，皆由抵巇，抵巇隙，为道术。

天下分错，上无明主，公侯无道德，则小人谗贼，贤人不用，圣人窜匿，贪利诈伪者作，君臣相惑，土崩瓦解而相伐射，父子离散，乖乱反目，是谓萌芽巇罅。圣人见萌芽巇罅，则抵之以法。世可以治，则抵而塞之，不可治，则抵而得之。或抵如此，或抵如彼，或抵反之，或抵覆之。五帝之政，抵而塞之，三王之事，抵而得之。诸侯相抵，不可胜数，当此之时，能抵为右。

自天地之合离终始，必有巇隙，不可不察也。察之以捭阖，能用此道，圣人也。圣人者，天地之使也。世无可抵，则深隐而待时，时有可抵，则为之谋。可以上合，可以检下。能因能循，为天地守神。

飞箝第五

凡度权量能，所以征远来近。立势而制事，必先察同异，别是非之语；见内外之辞，知有无之数；决安危之计，定亲疏之事，然后乃权量之。其有隐括，乃可征，乃可求，乃可用。

引钩箝之辞，飞而箝之。钩箝之语，其说辞也，乍同乍异。其不可善者，或先征之而后重累；或先重以累而后毁之；或以重累为毁，或以毁为重累。其用或称财货琦玮，珠玉璧白，采色以事之；或量能立势以钩之；或伺候见珩而箝之。其事用抵巇，将欲用之于天下，必度权度量能，见天时之盛衰，制地形之广狭，岨嶮之难易，人民货财之多少，诸侯之交孰亲孰疏、孰爱孰憎。

心意之虑怀，审其意知其所好恶。乃就说其所重，以飞箝之辞钩其所好，以箝求之。用之于人则量智能、权材力、料气势，为之枢机。以迎之，随之，以箝和之，以意宜之，此飞箝之缀也。用于人则空往而实来，缀而不失，以究其辞，可箝而从，可箝而横，可引而东，可引而西，可引而南，可引而北，可引而反，可引而覆。虽覆能复，不失其度。

忤合第六

凡趋合倍反，计有适合，化转环属，各有形势。反复相求，因事为制。是以圣人居天地之间，立身御世，施教扬声明名也，必因事物之会，观天时之宜，因之所多所少，以此先知之，与之转化。世无常贵，事无常师。圣人常为，无不为，所听，无不听。成于事而合于计谋，与之为主。合于彼，而离于此，计谋不两忠，必有反忤。反于是，忤于彼，忤于此，反于彼，其术也。用之天下，必量天下而与之。用之国，必量国而与之。用之家，必量家而与之。用之身，必量身材能气势而与之，大小进退，其用一也。必先谋虑计定，而后行之以飞箝之术。古之善背向者。乃协四海，包诸侯，忤合之地，而化转之，然后以之求合。故伊尹五就汤，五就桀，然后合于汤。吕尚三就文王，三入殷，而不能有所明，然后合于文王。此知天命之箝，故归之不疑也。非至圣人达奥不能御世。不劳心苦思，不能原事。不悉心见情，不能成名。材质不惠，不能用兵。忠实无真，不能知人。故忤合之道，己必自度材能知睿，量长短远近，孰不如，乃可以进，乃可以退，乃可以纵，乃可以横。

揣篇第七

古之善用天下者，必量天下之权，而揣诸侯之情。量权不审，不知强弱轻重之称。揣情不审，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。何谓量权，曰：“度于大小，谋于众寡，称货财之有无；料人民多少、饶乏，有余不足几何；辨地形之险易，孰利孰害；谋虑，孰长孰短；君臣之亲疏，孰贤孰不肖；与宾客之知睿，孰少孰多；观天时之祸福，孰吉孰凶；诸侯之亲，孰用孰不用；百姓之心，去就变化，孰安孰危，孰好孰憎，反侧孰便。能知如此者，是谓权量。

揣情者，必以其甚喜之时，往，而极其欲也。其有欲也，不能隐其情。必以其甚惧之时，往，而极其恶也。其有恶也，不能隐其情。情欲必失其变。感动而不知其变者，乃且错其人，勿与语，而更问所亲，知其所安。夫情变于内者，形见于外。故常必以其见者，而知其隐者，此所以谓测深揣情。故计国事者，则当审权量；说人主，则当审揣情。谋虑情欲，必出于此。乃可贵，乃可贱；乃可重，乃可轻；乃可利，乃可害；乃可成，乃可败，其数一也。故虽有先王之道，圣智之谋，非揣情，隐匿无所索之。此谋之大本，而说之法也。常有事于人，人莫先事而至，此最难为。故曰，揣情最难守司，言必时其谋虑。故观蜎飞蠕动，无不有利害，可以生事美。生事者，几之势也。此揣情饰言，成文章而后论之。

摩篇第八

摩之，符也；内符者，揣之主也。用之有道，其道必隐微。摩之以其所欲，测而探之，内符必应。其应也，必有为之。故微而去之，是谓塞窞匿端，隐貌逃情，而人不知，故成事而无患。摩之在此，符之在彼。从而应之，事无不可。古之善摩者，如操钓而临深渊，饵而投之，必得鱼焉。故曰，主事日成，而人不知；主兵日胜，而人不畏也。圣人谋之于阴，故曰神，成之于阳，故曰明。所谓主事日成者，积德也，而民安之，不知其所以利；积善也，而民道之，不知其所以然，而天下比之神明也。主兵日胜者，常战于不争、不费，而民不知所以服，不知所以畏，而天下比之神明。

其摩者，有以平，有以正，有以喜，有以怒，有以名，有以行，有以廉，有以信，有以利，有以卑。平者，静也；正者，直也；喜者，悦也；怒者，动也；名者，发也；行者，成也；廉者，洁也；信者，明也；利者，求也；卑者，谄也。故圣人所独用者，众人皆有之，然无成功者，其用之非也。故谋莫难于周密，说莫难于悉听，事莫难于必成，此三者，然后能之。故谋必欲周密，必择其所与通者说也。故曰，或结而无隙也。夫事成必合于数，故曰道数与时相偶者也。说者听，必合于情。故曰情合者听。故物归类，抱薪趋火，燥者先燃；平地注水，湿者先濡。此物类相应于势，譬犹是也。此言内符之应外摩也如是。故曰摩之以其类，焉有不相应者。乃摩之以其欲，焉有

不听者。故曰，~~≠~~独行之道。夫几者不晚，成而不抱，久而化成。

权篇第九

说之者，说之也；说之者，资之也。饰言者，假之也；假之者，益损也。应对者，利辞者；利辞者，轻论也。成义者，明之也；明之者，符验也。难言者，却论也；却论者，钓几也。佞言者谄而于忠，谀言者博而于智，平言者决而于勇，戚言者权而于信，静言者反而于胜，先意承欲者，谄也；繁称文辞者，博也；策选进谋者，权也；纵合不宜者，决也；先分不足而窒非者，反也。

故口者，机关也，所以闭情意也。耳目者，心之佐助也，所以窥间见奸邪。故曰：参调而应，利道而动。故繁言而不乱，翱翔而不迷，变易而不危者，观要得理。故无目者不可示以五色，无耳者，不可告以五音。故不可以往者，无所开之也，不可以来者，无所受之也，物有不通者，故不事也。古人有言曰：口可以食，不可以言。言者，有讳忌也。众口铄金，言有曲故也。人之情，出言则欲听，举事则欲成。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，而用愚人之所长；不用其所拙，而用愚人之所工，故不困也。言其有利者，从其所长也，言其有害者，避其所短也。故介虫之捍也，必为坚厚，螫虫之动也，必以毒螫。故禽兽之用其长，而谈者知用其用也。

故曰，辞言五：曰病，曰怨，曰忧，曰怒，曰喜。故曰：病者，感衰气而不神也；怨者，肠绝而无主也；忧者，闭塞而不泄也；怒者，妄动而不治也；喜者，宣散而无要也。此五者，

精则用之，利则行之。故与智者言，依于博；与拙者言，依于辩；与辩者言，依以要；与贵者言，依于势；与富者言，依于高；与贫者言，依于利；与贱者言，依于谦；与勇者言，依以敢；与过者言，依于锐。此其术也，而人常反之。是故与智者言，将此以明之；与不智者言，将此以教之，而甚难为也。故言多类，事多变。故终日言不失其类，故事不乱。终日不变而不失其主，故智贵不妄。听贵聪，智贵明，辞贵奇。

谋篇第十

为人凡谋有道，必得其所因，以求其情。审得其情，乃立三仪，三仪者，曰上、曰中、曰下。参以立焉，以生奇，奇不知其所拥，始于古之所从。故郑人取玉也，载司南之车，为其不惑也。夫度材量能揣情者，亦事之司南也。故同情而相亲者，其俱成也。同欲而相疏者，其偏害者也。同恶而相亲者，其俱害者也，同恶而相疏者，偏害者也。故相益则亲，相损者则疏，其数行也。此所以察同异之分，类一也。故墙坏于其隙，木毁于其节，斯盖其分也。

故变生于事，事生谋，谋生计，计生议，议生说，说生进，进生退，退生制，因以制于事。故百事一道，而百度一数也。夫仁人轻货，不可诱以利，可使出费。勇士轻难，不可惧以患，可使据危。智者达于数，明于理，不可欺以诚，可示以道理，可使立功，是三才也。故愚者易蔽也，不肖者易惧也，贪者易诱也，是因事而裁之。

故为强者，积于弱也。有余者，积于不足也。此其道术行也。故外亲而内疏者，说内；内亲而外疏者，说外。故因其疑以变之，因其见以然之。因其说以要之，因其势以成之。因其恶以权之，因其患以斥之。摩而恐之，高而动之，微而正之，符而应之。拥而塞之，乱而惑之。是谓计谋。

计谋之用，公不如私，私不如结，结而无隙者也。正不如奇，奇流而不止者也。故说人主者，必与之言奇。说人臣者，

必与之言私。其身内，其言外者，疏；其身外，其言深者，危。无以人之近所不欲，而强之于人，无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于人。人之有好也，学而顺之；人之有恶也，避而讳之。故阴道而阳取之也。故去之者，纵之，纵之者，乘之。貌者不美又不恶，故至情托焉。可知者，可用也；不可知者，谋者所不用也。故曰，事贵制人，而不贵见制于人。制人者，握权也，见制于人者，制命也。

故圣人之道阴，愚人之道阳。智者事易，而不智者事难。以此观之，亡不可以为存，而危不可以为安。然而无为而贵智矣。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，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见。既用，见可否，择事而为之，所以自为也。见不可，择事而为之，所以为人也。故先王之道阴。言有之曰：天地之化，在高与深；圣人之制道，在隐与匿。非独忠、信、仁、义也，中正而已矣。道理达于此义者，则可与言。由能得此，则可与谷远近之义。

决篇第十一

为人，凡决物必托于疑者。善其用福，恶其有患害，至于诱也。

终无惑偏，有利焉。去其利则不受也，奇之所托。若有利于善者，隐托于恶则不受矣。致疏远。故其有使失利，其有使离害者，此事之失。

圣人所以能成其事者，有五。有以阳德之者，有以阴贼之者，有以信诚之者，有以蔽匿之者，有以平素之者。阳励于一言，阴励于二言。平素、机枢以用四者，微而施之。于是度以往事，验之来事，参之平素，可则决之。公王大人之事也，危而美名者，可则决之。不用费力而易成者，可则决之。用力犯勤苦，然而不得已而为之者，可则决之。去患者可则决之，从福者可则决之。

故夫决情定疑，一万事之机。以正乱治、决成败难为者。故先王乃用蓍龟者，以自决也。

符言第十二

安徐正静，其被节无不肉。善与而不静，虚心平意以待倾损。有主位。

目贵明；耳贵聪；心贵智。以天下之目视者，则无不见；以天下之耳听者，则无不闻；以天下之心虑者，则无不知。辐凑并进，则明不可塞。有主明。

德之术曰，勿坚而拒之。许之，则防守；拒之，则闭塞。高山仰之，可极；深渊度之，可测。神明之位术正静，其莫之极欤。有主德。

用赏贵信；用刑贵正。赏赐贵信，必验耳目之所见闻。其所不见闻者，莫不闇化矣。诚畅于天下神明，而况奸者干君。有主赏。

一曰天之，二曰地之，三曰人之。四方上下，左右前后，荧惑之处安在。有主问。

心为九窍之治，君为五官之长。为善者，君与之赏。为非者，君与之罚。君因其政之所以求，因与之，则不劳。圣人用之，故能赏之。因之循理，固能久长。有主因。

人主不可不周，人主不周，则群臣生乱。家于其无常也，内外不通，安知所开。开闭不善，不见原也。有主周。

一曰长目，二曰飞耳，三曰树明。千里之外，隐微之中，是谓洞天下奸，莫不闇变更。有主恭。

循名而为实，安而完。名实相生，反相为情。故曰：名当

则生于实，实生于理，理生于名实之德，德生于和，和生于当。
有主名。

本经阴符七篇

盛神法五龙

盛神，中有五气，神为之长。心为之舍，德为之人。养神之所归诸道。道者，天地之始，一其纪也。物之所造，天之所生，包宏无形。化气先天地而成。莫见其形，莫知其名，谓之神灵。故道者，神明之源，一其化端。是以德养五气，心能得一，乃有其术。术者，心气之道，所由舍者，神乃为之使。九窍十二舍者，气之门户，心之总摄也。生受之天，谓之真人。真人者，与天为一。而知之者内修炼而知之，谓之圣人。圣人者，以类知之。故人与生，一出于化物。知类在窍，有所疑惑，通于心术。术，必有不通。其通也，五气得养，务在舍神，此之谓化。化，有五气者。志也，思也，神也，德也，神其一长也。静和者，养气。养气得其和，四者不衰，四边威势无不存而舍之，是谓神化，归于身，谓之真人。真人者，同天而合道，执一而养产万类，怀天心，施德养，无为以包志虑，思意，而行威势者也。士者，通达之，神盛乃能养志。

养志法灵龟

养志者，心气之思不达也。有所欲志，存而思之。志者，欲之使也。欲多，志则心散。心散，则志衰。志衰，则思不达

也。故心气一，则欲不惶。欲不惶，则志意不衰。志意不衰，则思理达矣。理达，则和通。和通，则乱气不烦于胸中。故内以养气，外以知人，养志则心通矣，知人则分职明矣。将欲用之于人，必先知养其气志，知人气盛衰，而养其气志，察其所安，以知其所能。志不养，心气不固。心气不固，则思虑不达。思虑不达，则志意不实。志意不实，则应对不猛。应对不猛，则失志而心气虚。志失而心气虚，则丧其神矣。神丧，则仿佛。仿佛，则参会不一。养志之始，务在安己。己安，则志意实坚。志意实坚，则威势不分，神明常固守，乃能分之。

实意法螭蛇

实意者，气之虑也。心欲安静，虑欲深远。心安静，则神明荣。虑深远，则计谋成。神明荣，则志不可乱。计谋成，则功不可间。意虑定，则心遂安。则其所行不错。神者得，则凝。识气寄，奸邪得而倚之，诈谋得而惑之，言无由心矣。故信心术，守真一而不化，待人意虑之交会，听之候之也。计谋者，存亡枢机。虑不会，则听不审矣。候之不得，计谋失矣。则意无所信，虚而无实。无为而求，安静五脏，和通六腑，精神魂魄，固守不动，乃能内视反听，定志思，之太虚，待神往来。以观天地开辟，知万物所造化，见阴阳之终始，原人事之政理。不出户而知天下，不窥牖而见天道。不见而命，不行而至。是谓道知，以通神明，应于无方，而神宿矣。

分威法伏熊

分威者，神之覆也。故静固志意，神归其舍，则威覆盛矣。威覆盛，则内实坚。内实坚，则莫当。莫当，则能以分人之威而动其势，如其天。以实取虚，以有取无，若以镒称铢。故动者必随，唱者必和，挠其一指，观其余次，动变见形，无能间者。审于唱和，以间见间，动变明而威可分。将欲动变，必先养志伏意以视间。知其固实者，自养也。让己者，养人也。故神存兵亡，乃为之形势。

散势法鹜鸟

散势者，神之使也。用之，必循间而动。威肃内盛，推间而行之，则势散。夫散势者，心虚志溢。意失威势，精神不专，其言外而多变。故观其志意为度数，乃以揣说图事，尽圆方，齐长短，无则不散，势散者，待间而动，动势分矣。故善思间者，必内精五气，外视虚实。动而不失分散之实。动，则随其志意，知其计谋。势者，利害之决，权变之威。势败者，不以神肃察也。

转圆法猛兽

转圆者，无穷之计。无穷者，必有圣人之心，以原不测之智，以不测之智而通心术。而神道混沌为一，以变论万义类，说义无穷。智略计谋，各有形容。或圆或方，或阴或阳，或吉或凶。事类不同。故圣人怀此之用，转圆而求其合。故兴造化

者为始，动作无不包大道，以观神明之域。天地无极，人事无穷，各以成其类，见其计谋。必知其吉凶成败之所终也。转圆者，或转而吉，或转而凶，圣人以道，先知存亡。乃知转圆而从方。圆者，所以合语。方者，所以错事。转化者，所以观计谋。接物者，所以观进退之意。皆见其会，乃为要结，以接其说也。

损兑法灵著

损兑者，几危之决也。事有適然，物有成败，几危之动，不可不察。故圣人以无为待有德，言察辞，合于事。兑者，知之也；损者，行之也。损之说之，物有不可者，圣人不为辞也。故智者不以言失人之言，故辞不烦而心不虑，志不乱而意不邪。当其难易而后为之谋，自然之道以为实。圆者不行，方者不止，是谓大功。益之损之，皆为之辞。用分威散势之权，以见其兑。威其机危，乃为之决。故善损兑者，譬若决水于千仞之堤，转圆石于万仞之谿。

持枢

持枢，谓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，~~天~~天之正也。不可干而逆之。逆之者虽成必败。故人君亦有天枢，生养成藏。亦复不别干而逆之，逆之虽盛必衰。此天道，人君之大网也。

中经

中经，谓振穷趋急，施之能言厚德之人，救物执，穷者不忘恩也。能言者俦善博惠，施德者依道，而救拘执者，养使小人。盖士当世异时，发因免阨坑，或当伐害能言，或当破德为雄，或当抑拘成罪，或当戚戚自善，或当败败自立。故道贵制人，不贵制于人也。制人者握权，制于人者失命。是以见形为容，象体为貌，闻声和音，解仇斗邻，缀去却语，摄心守义。

本经记事者纪道数，其变要在持枢中经。

见形为容，象体为貌者，谓爻为之生也。可以影响形容象貌而得之也。有守之人，目不视非，耳不听邪，言必诗书，行不僻淫，以道为形，以德为容，貌庄色温，不可象貌而得也。如是隐情塞邻而去之。闻声和音，谓声气不同，则恩受不接，故商角不二合，徵羽不相配。能为四声主者，其唯宫乎？故音不和则不悲，是以声散伤丑害者，言必逆于耳也。虽有美行盛誉，不可比目合翼相须也。此乃气不合音不调者也。解仇斗邻，谓解羸微之仇。斗邻者，斗强也。强邻既斗，称胜者高其功，盛其势。弱者哀其负，伤其卑，行其名，耻其宗。故胜者斗其功势，苟进而不知退。弱者闻哀其负见其伤，则强大力倍死而是也。邻无极大，御无强大，则皆可胁而并。缀去者，谓缀己之系言，使有馀思也。故接贞信者，称其行，厉其志，言可为可复会之期喜。以他人之庶引验，以结往明疑，疑而去之。却语者，察伺短也。动以忌讳，示以时禁。然后结以安其心收语，盖藏而却之。无见己之所不能多方之人。摄心者，谓逢好学伎术者，则为之称远。方验之，惊以奇怪，人系其心于己。效之于验，验去乱其前，吾归诚于己。遭淫色酒者为之术，音乐动

之，以为必死，生日少之忧。喜以自所不见之事，终可以观漫澜之命，使有后会。守义者，谓守以人义，探心在内以合也。探心，深得其主也。从外制内，事有系，由而随也。故小人比人，则左道而用之，至能败家夺国。非贤智，不能守家以义，不能守国以道。圣人所贵道微妙者，**绍**诚以其可以转危为安，救亡使存也。

转丸第十三 亡佚

胠乱第十四 亡佚